

“太行天池——漳泽湖”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听湖

□ 杜江平

(一)

自从远远望见过一次漳泽湖浩渺的水面后，我心里便被那水光点着了一盏灯，幽幽地、持久地亮着，总想着要更近些，更真切地去听一听它。不是看，是听。看，用的是眼睛，是隔着距离的欣赏；而听，似乎要动用全身的感官，去贴近，去共鸣，去让那湖的脉搏，合上自己的心跳。

我选了一个仲夏的清晨，天还未大亮，便独自一人，穿过尚在沉睡的、湿漉漉的芦苇迷宫，踏上了伸向湖心的长长栈桥。木板的接缝处，凝着细密的露珠，踩上去，发出“吱呀”的轻响，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分，显得格外清晰，仿佛是我闯入这片秘境时，心虚的叩门声。

越往湖心走，世界便越发地空旷起来。芦苇渐渐向两旁退去，视野豁然开朗。天是淡淡的蟹壳青，东边天际，才刚渗出一抹极柔和的、杏子般的红晕。湖，就在我的脚下，向四面八方无限地延展开，直到与那低垂的天幕，融化在一片青灰色的、朦胧的雾气里。它此刻是沉睡着的，水面平滑如一块未经打磨的、巨大的深色琉璃，沉沉地，敛着所有的光与声。这无边的静，是有重量的，它压在我的肩上，也沉在我的心里，让我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连脚步也一再放轻。

我在栈桥尽头一个探入水面的小观景台上，轻轻坐了下来，背靠着木栏杆，将自己交付给这片尚未苏醒的浩瀚。

(二)

起初，什么也听不见。只有一种低沉的、浑厚的“嗡嗡”声，那是寂静本身的声音，是巨大的空间对耳朵施加的压力。我闭上眼，努力让自己也沉静下去，像一粒尘埃，缓缓落入这湖的呼吸里。

渐渐地，声音的层次，便从这浑然的静寂中，一丝丝、一缕缕地浮现出来，剥离出来。最近处，是水，是湖自己的语言，那并非涛声，漳泽湖是内敛的，没有那样激烈。那是极细微的“汩——汩——”声，像大地深处，有个温厚的巨人在安详地吞咽。细听，又仿佛是无数细小水珠在相互推挤、碰撞、融合时发出的呢喃。这声音贴着水面传来，潮湿的、柔滑的、带着清晨凉沁沁的触感，一波一波，抚过我的耳膜，也抚平了心中最后一丝褶皱。

在这水声的底衬上，是风。风从遥远的湖对岸起身，长途跋涉而来，到了我这里，只剩下一缕游丝般的、凉滑的痕迹。但它与水面相遇的刹那，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听见一

种极轻微的“嗤——”声，像最薄的丝绸被无形的手缓缓撕裂，那是风掠过平滑水面的声音；紧接着，是“叮咚”一声，清脆得如同玉磬，那该是一粒被风偶然卷起的水珠，又坠回它故乡的怀抱；再然后，是一串细碎的、淅淅沥沥的声响，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那是风在水面吹起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涟漪，在互相追赶、拍打、消散……这些声音，高高低低、断断续续，不成旋律，却比任何旋律都更自然，更生动，它们是风与湖即兴合奏的、永不重复的乐章。

不知何时，鸟儿的声部加入了。先是极远处，一声悠长而苍凉的“嘎——”，像是从梦里传来的一声呼唤，要唤醒这沉睡的湖。很快，应和声便从四面八方的芦苇丛中升起，“唧唧”“啾啾”“咕咕”……有的清脆，有的沙哑，有的急促如鼓点，有的婉转如长笛。它们并不嘈杂，在这广阔的空间里，每一声都显得那么清晰，那么自在，仿佛每一个音符都有足够的空隙去舒展、去回荡。我甚至能“听”出它们的位置：左前方芦苇丛里，那“呱呱”的是夜栖未归的蛙？右后方水湾处，那“扑棱棱”一阵急响，定是警觉的野鸭被什么惊起，翅膀拍打着水面遁走了。这些声音，是这片水域真正的主人发出的晨间问候，它们不关心我这个闯入者，只是在讨论天气，在呼唤伴侣，在宣告新一天的领地主权。听着听着，我便觉得自己也成了它们中的一员，能用耳朵去“看”见这湖上生命的苏醒与活跃。

最让我心动的，是那些几乎难以察觉的、属于植物与光影的声音。当东方的天际越来越亮，第一缕晨光，像一把金色的、温柔的刷子，突然涂抹在湖对岸的山脊线上，我仿佛听见了一声极轻微的、满足的叹息“呵……”。那是光线与山水拥抱时，发出的幸福的战栗吗？紧接着，光便顺着山坡流淌下来，淌到湖面上。我分明“听”见，那被照亮的一小片水域，发出了与别处不同的、细碎的“哗啵”声，像是无数微小的冰晶在融化、在欢唱。

而近处，一株傍着栈桥生长的水烛，它那深褐色的、蜡烛般的花序上，凝结的露珠正被阳光蒸发，那细微的“嘶嘶”声，竟也穿透了层层声幕，被我捕捉到了，那是生命在静谧中代谢的歌吟。

(三)

我就这样坐着、听着，忘却了时间。太阳完全升起来了，金红的、磅礴的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万顷湖波上。霎时间，整个湖面仿佛被点燃了，沸腾了！不是声音的沸腾，而是光的交响。亿万片细碎的鳞波，都在疯狂地闪烁、跳动、碰撞，我甚至觉得，那“哗——”的一片浩瀚的金光摇曳声，已经超越了听觉，直接撞击在我的视网膜上，轰鸣在我的脑海里。那是寂静的极致，也是喧哗的顶点。在这一刻，视觉与听觉的界限彻底模糊了，我是在用全身的细胞，去感受这湖在晨光中庄严地“醒来”。

当游人渐渐多了起来，笑语声开始打破这清晨的秘境，我知道，我该走了。我带走了一身的潮润，两耳的清音，和一颗被湖水彻底洗涤过、显得格外安宁饱满的心。那“听”来的湖，比“看”来的湖，要立体得多，深刻得多，它不再是一幅平面的风景画，而是一个充满呼吸、脉动与低语的，活生生的、巨大的生命体。

回到岸上，重新走入人声鼎沸的街市，那湖的声响，却依然在我耳蜗深处，沉沉地、潮汐般地回荡着。在某个疲惫的午后，或难以入眠的深夜，我只需闭上眼，凝神静听，那“汩汩”的水声，那“嗤嗤”的风语，那清脆的鸟鸣，便会穿越时空，再一次将我温柔地环绕。我忽然明白，我不是去听湖的，我是去让湖听的，让它那古老而宁静的脉搏，校准我生命中有些匆乱的节拍，让它那包容一切的沉默，教会我如何在喧嚣中，听见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片同样需要被聆听的、静谧而丰饶的水域。



雪韵 狄媚婷 摄

长治书(组诗)

□ 李华新

天池砚

太行，这巨擘提起峰峦的狼毫却久久，未能落笔
直到地壳一次深沉的叹息
涌出这泓最温柔的墨
——漳泽湖，便成了
铺展在上党大地第一张
湛蓝的宣纸

水印

是神农浸种时，不慎滴落的碧绿？
是精卫衔来的，那片未熄的海？
是古村油灯，漾出的那圈光晕？
还是钢铁与煤炭之城，调试出的一块温润的翡翠？
所有关于坚韧与美好的想象
都在此沉淀、析出
盖上这枚名为“灵秀”的永恒水印

呼吸法

这座城市，懂得独特的呼吸：
一半是太行风，雕刻嶙峋的骨相
一半是天池水，滋养丰沛的血脉
让轰响的厂房与静谧的湿地
共用一片肺叶
让历史的车辙与未来的航迹
在同一条水系里
交换倒影

康养帖

风，滤过百里林涛与万顷澄波
变得可饮可啜
阳光，在湖面摔碎成无数金箔
敷在每寸渴慕宁静的肌肤
时间在此松开了发条
劝告每一个匆忙的过客：
请在此，学习一株芦苇的站立
或像那只鹤鸟一样
用一条腿，站稳整个黄昏

——这湖，是长治写给世界
一封碧蓝的邀请函
落款处，是群山绵延的印章
与永不干涸的
蔚蓝色光